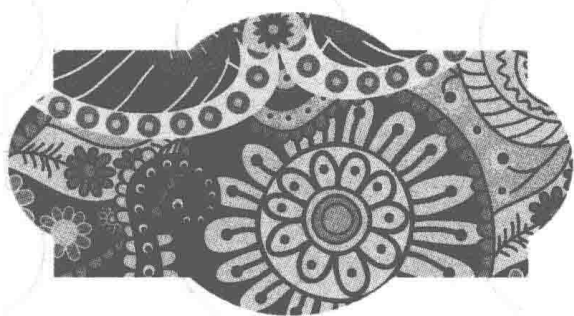




童年

(苏) 高尔基◇著
张睿君◇译

南京出版传媒集团
南京出版社



童年

〔苏〕高尔基◇著
张睿君◇译

南京出版传媒集团
南京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童年 / (苏) 高尔基著 ; 张睿君译. — 南京 : 南京出版社, 2016. 10

ISBN 978-7-5533-1335-1

I. ①童… II. ①高… ②张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苏联 IV. ①I5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092653 号

书 名: 童 年

作 者: [苏] 高尔基

译 者: 张睿君

出版发行: 南京出版传媒集团

南 京 出 版 社

社 址: 南京市太平门街 53 号

邮编: 210016

网 址: <http://www.njpbs.cn>

淘宝网店: <http://njpress.taobao.com>

天猫网店: <http://njbcmjts.tmall.com>

电子信箱: njpbs1988@163.com

联系电话: 025-83283893、83283864 (营销) 025-83112257 (编务)

出 版 人: 朱同芳

出 品 人: 卢海鸣

责任编辑: 袁 昕 金 欣

装帧设计: 金 刚

责任印制: 杨福彬

印 刷: 北京凯达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 889 毫米 × 1194 毫米 1/32

印 张: 6.75

字 数: 129 千字

版 次: 2016 年 10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533-1335-1

定 价: 32.80 元

营销分类: 畅销 外文经典

序一：阅读纯粹

中国人做事，讲究“务本”，因为“本立而道生”。所谓“本”，原指树木之根，也就是说，认识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，当乱花渐欲迷人眼时，反求于根，触摸年轮，也许最是接近生命的真谛。

阅读大抵也是如此。原典往往是不喧嚣的，也用不着吊一堆深奥的书袋吓人，当流光涤荡掉浮华的尘埃，我们以为浅显而轻易置于一旁的原典才逐渐流露出隽永的况味。“庭院深深深几许”，敢于推开朴素的大门向里去，才能于静穆之中懂得别有洞天。

这套丛书多是些大家写下的小册子，凝练一生学养襟抱，史纲清晰，格局稳健，而文学的部分则是赤子性情，呼之欲出。这些作者在世时，书的名字与人的名字都不见得显赫，几十年光景，换了沧桑，倒让人想起杜甫写初唐四杰的评价：“王杨卢骆当时体，轻薄为文哂未休。尔曹身与名俱灭，不废江河万古流。”

对于各个时代“不废江河万古流”的文字，我们抱有一份恭敬，毕竟，“文章千古事，得失寸心知”。

受出版社之邀撰此小文时，恰逢社会热议阅读立法，因为2012年有关统计机构给出数据：国人平均年阅读率只有4.3本书。与此同时大家热议的另一项立法是子女必须回家看望父母，因为失望的爹娘把不回家探视的孩子告上法庭的事也越来越多。

按说，法治中国是种文明的进步，但这两场关于立

法的讨论却让我怅然若失。因为我曾经在无数中国乡村的农户人家门上看见过斑驳的楹联“忠厚传家久，诗书继世长”，“几百年人家无非积善，第一等好事只是读书”，而到了一个网上书城上午下订单下午就能拿到书的时代，我们的阅读居然需要立法推动了……

在我看来，阅读大体可分两种：有用的阅读是为知识，无用的阅读是为成长。前者有意义，后者有意思，而意义与意思的融合则是阅读的意境。

这套丛书，既有沉实深邃的学理，也不乏灵动鲜活的趣味，触摸这些名家的思维方式，也许比徒然领受他们的结论更具价值。

“泛览周王传，流观山海图。俯仰终宇宙，不乐复何如。”当年陶渊明既耕已种时还读书的那点乐趣，说小其实很小，因为神话书不顶功名；说大也还真是很大，书中俯仰宇宙，得人生至乐，这还不够吗？

在一个太多人奋发有为的时代里，可以对自己说“有所不为”，是一种操守。

在一个过于喧哗含混的时代里，可以做一些简单而纯粹的小事，是一种品质。

比如，读一些大家的小册子，并且乐在其中。



序二

我治中国现代文学、文化已经20年，对中国现代文学、文化我的判断是：一、这是一个中国文学、文化史上的星河时代，尽管短暂，但是，它爆发性地诞生了“中国现代”，这个时代无论是人还是作品，都可说是星河璀璨；二、我们对这个时代的认识和理解，不是很深，而是很浅，它突然被“当代”切断了，我们生活在一个断裂的当代，被切断和“现代”真切联系的当代；三、如何从那些尘封于图书馆的旧报刊、旧印本中披沙拣金，让真正的中国“现代”文学艺术和思想遗产发光？这是一个和当代新国学一样大的工程，需要研究家、出版家一起来奉献，来讨论。

绝版好书经典系列丛书就是做这个工作，是想把文学和文化上的中国“现代”重新展示给国人。这些著作都有这样一些特点：一是创始性，他们多是中国现代文学和思想的某个方向上的肇始之作，可以让我们一窥中国现代思想的原发地的风光；二是原初性，这时的作家和思想家们，已经接触了西学，但是国学的根底大多同样深厚，他们还没有像后来的治学者那样动不动就要以某个外来的思想、方法作为指针，因而很有中国问题意识、中国方法意识，还没有从概念出发、本本出发的教条，所以多能直触问题本身和事物本身；三是质朴性，我一直说，就像学哲学一定要从古希腊入手一样，治中国现代当代文学和文化，要从中国现代最原初的那些著作入手，为什么呢？就

是因为质朴性，在原初发生时它到底是为了思考什么问题？用的是什么进路？弄懂了这个才进入得快，因为后来的都是从这些原初问题出发的。

领略这些“中国现代”最原初意义上的风景，对今天的人来说，不仅仅可以重温当初的辉煌，更重要的，在我看来，这里依然是当代人生活、思考最好的始发地。

葛红兵

上海

目 录

catalogue

Chapter 1	001
Chapter 2	015
Chapter 3	031
Chapter 4	053
Chapter 5	068
Chapter 6	084
Chapter 7	093
Chapter 8	108
Chapter 9	125
Chapter 10	141
Chapter 11	162
Chapter 12	176
Chapter 13	195

Chapter 1

父亲僵直地躺在破旧的地板上，房间内窄小昏暗。他的全身上下裹着一身素衣，光着的脚和粗壮的手指僵硬地扭曲着。曾经那一双充满快乐的眼睛死死地闭上了，像极了两个黑洞，脸上没有了血色，愈发铁黑，他龇牙咧嘴的样子好像还在吓唬我。

母亲系着红色围裙，面容憔悴。她跪坐在父亲的旁边，用我常常锯西瓜皮的那把断齿的小梳子，一边为父亲仔仔细细地梳理着没有任何生机的头发，一边粗里粗气地自言自语，眼泪不停地涌出她早已红肿的眼眶，落在父亲的头发和她的红色围裙上。

外祖母也在哭，浑身发抖，紧紧地拉住我的手，以至于我的手也跟着抖了起来。她用尽气力地将我推到父亲的身边，我极力地挣扎不愿过去，毕竟我当时的心里实在害怕！

我还从未见过这种场面，一种突如其来的恐惧冲向我。“快去向你爸爸告别吧！孩子，他还不应该走呀，他死了，你以后再也见不到他了，亲爱的……”外祖母不停地唠叨着。

我一向很听信外祖母的任何一句话。尽管现在的她穿了

一身我并不喜欢的黑衣服，而且她的这件衣服显得她的脑袋和眼睛都出奇的大，出奇的奇怪，也很是滑稽。

记得小的时候，我得了一场大病，刚开始的时候是父亲照顾我，后来，外祖母就来了，再后来，就由她来照顾我。

“你是从哪儿来的呀？”我好奇地问她。

“涅日涅呀，我当然是坐船来的呀，要知道，水面上是不能走的，小鬼！”她答道。

在水上不能走！要坐船！啊——太可笑了，太有意思了！

那时候，几个大胡子住在我家的楼上，据说是波斯人，贩卖羊皮的卡尔麦克老头儿住在地下室。印象最深刻的是，沿着楼梯可以顺势滑下去，如若没有扶稳摔倒了，那样脑袋就会向下栽下去的。

所有所有的这一切的一切，我都非常非常的熟悉，可我却从来就没有听说过从水上来的人。

“你为什么叫我小鬼呢？”

“因为你多嘴多舌呀！”她面容和蔼，笑嘻嘻地对我说。

就在那一刻，我就爱上了这个和蔼的老人，我迫切地希望她能带我离开这个着实让我难受的地方。

母亲的哭喊声让我心神不宁，有些害怕，在我的记忆里她从没有这么伤心过，这么脆弱过。她是态度严厉的，人高马大的，骨头坚实有力，特别是手劲儿特别大，她的穿着打扮也总是精干利索的。

可是如今，她衣衫不整，看上去又脏又乱，曾经梳得光

亮的头发，像顶整整齐齐的大帽子，现在却都坍塌了下来，丝丝缕缕地搭在她赤裸的肩上。就那样，她一直跪坐在那儿，散乱的头发都碰到了爸爸的脸颊。

我在屋子里站了好久好久，可她却从来没有看我一眼，我就那样被忽视了存在，她只是一直为父亲梳着头，眼泪也是一直地向下流着，都快流成了一条线。

门外站了很多，人，叽叽喳喳地说着话，其中有穿黑衣服的乡下人，也有警察。

“行啦，快点收拾吧！”警察极不耐烦地吼叫着。

一阵好奇的风吹动遮挡窗户的黑披肩，哗哗作响，这声音不禁让我想起父亲带我去划船的事。正值我们玩得开心时，突然，一阵响雷，吓得我大叫了一声。而父亲却哈哈地笑了起来，用双腿夹住我，安慰我说：“别怕，没事儿的！”

正沉浸在回忆中的我，突然看见母亲费尽气力地从冰冷的地板上站了起来，然而她却没有站稳，仰面就倒了下去，头发散开着铺在地板上，面色铁青，双目紧闭，也像父亲似的咧着嘴：“滚出去，阿列克塞！关上门。”

外祖母一把推开我，冲门外喊着：“你们别怕，朋友们，为了基督，请离开这儿吧！”

“这不是霍乱，这是生孩子，请原谅！”

我嗖地跑到房间角落里的一只箱子后面，母亲痛苦地呻吟着，不断地在地上打着滚儿，牙齿也被咬得咯吱咯吱作响。外祖母跟着她在地上爬来爬去，快乐地说：“噢，圣母保佑！”

以圣父圣子的名义，沃廖莎，挺住！”

太可怕了！

她们在父亲的身边滚来爬去，来回碰他，可他却一动也不动，好像还在笑！她们在地板上折腾了很长一段时间，母亲有好几次挣扎尝试着站起来都又倒下了，外祖母则像极了一个猫咪玩耍的黑皮球，跟着母亲在地板上滚来滚去。

突然，在黑暗中，我听见一个孩子的哭声！

“噢，感谢我的主，是男孩！”

点了蜡烛。

后来的事儿我记不清了，也许是我在角落里睡着了。

在我记忆中可以衔接的画面是坟场上荒凉的一角。天空一直在下着雨，我站在粘脚的小土丘上，看着父亲的棺材放进了满是水的墓坑，几只青蛙，有两只已经爬到了黄色的棺盖上。立在墓旁的，有我、外祖母、警察和两个手拿铁锹、脸色阴沉的乡下人。豆大的雨点儿不停地打在大家的身上。

“埋吧，埋吧！”警察命令。外祖母用一角头巾捂着脸又哭了起来。

乡下人很听话地撅着屁股，向墓坑填土。墓坑的水里被土打得哗哗直响，那两只青蛙从棺材上跳了下来，奋力地往坑壁上爬，可土块又把它们打了下去，和父亲一样被埋在了墓坑里。

“走吧，阿列克塞！”外祖母拍了拍我的肩膀带我走，我挣脱了，我不想走。

“唉，真是的，上帝！”

不知她是在埋怨我，还是在埋怨上帝。她也默默地站在那儿，墓坑很快被填平了，她还站在那儿，一动不动。

风肆意地开始刮了，把雨给吹走了。那两个乡下人用铁锹平着地，啪叽啪叽地响。外祖母领着我，走在许多发黑的十字架之间，走向远远的教堂。

“你为什么不哭？应该大哭一场才对！”走出墓地的围墙时，她说。

“我不想哭。”

“噢，不想哭，那就算了，不哭也好！”

我很少哭，除非是因为受了气，而不是因为心疼什么的。我只要哭了，父亲就笑话我，母亲则严厉地斥责我：“不许哭！”

我们乘着一辆小马车，驶在肮脏的街道上。街道很宽，两边都是深红色的破房子。

“那两只青蛙还能爬出来吗？”

“可能出不来了，不过，上帝会保佑它们的，没事儿！”

在我的记忆深处，不论是父亲，还是母亲，都没有这么频繁地念叨过上帝。

几天以后，外祖母、母亲带着我上了一艘轮船。刚生下来的小弟弟夭折了，包着白布，外面缠着红色的带子，静静地躺在一张小桌子上。

我坐在包袱上，从小小的窗户向外望，只见外面泛着泡沫的浊水向后退，溅起的水花不时地打在窗户上。我本能地

跳了起来。

“噢，别怕！”

外祖母用她那双温暖的手把我抱了起来，又把我放到了包袱上。水面上灰雾茫茫，远方偶尔现出黑色的土地来，马上就又消失于浓雾之中了。

周围的所有东西都在颤抖，唯独母亲，双手枕于脑后，靠着船呆立着，一动不动。她脸色铁青，双眼紧闭，一声不响。她似乎变成了另外一个人，衣服都变了，我觉得她越来越陌生了。外祖母常常对她说：“沃廖莎，吃一点儿东西吧，少吃点儿，好吗？”母亲好像聋子一样没有听见，依旧一动不动。

外祖母跟我说话总是轻声慢语的，和母亲说话声音就调大了音量，也很小心，那些话语之中似乎还有点胆怯。她和我一样有点害怕母亲，这使我和外祖母更亲近了。

“什列多夫，那个水手呢？”母亲突然愤怒地吼道。

什么？什列多夫？水手？奇怪。

一个穿着一身蓝衣服拿着木匣子的白色头发的人走了进来，外祖母接过木匣，把小弟弟放进去。她伸直了胳膊托着木匣向外走，可她太胖了，无法通过那窄窄的舱门。她有点不知所措。

“看你，妈妈！”母亲叫了一声，夺过木匣，她俩一前一后地走了。

我还在舱里，打量着那个穿蓝衣服的人。

“啊，小弟弟死了，是吧？”

“你是谁？”

“水手。”

“什列多夫呢？”

“是个城市。你看，那儿就是！”他指向窗外。

风吹淡了窗外的雾气，时而露出移动着的黑土地。

“外祖母呢？”

“去埋你的小弟弟去了。”

“埋在地下？”

“不埋在地下埋在哪儿？”

我给他讲了埋父亲时被埋了的两只青蛙。他抱起我来，亲了亲。

“啊，小朋友，有些事你还不不懂！不要去可怜那些青蛙了，可怜一下你的妈妈吧，看看她已经被折磨成了什么样子了！”

汽笛呜呜地响了。我知道这是船在叫，所以并没有害怕。那个水手放下我，跑了出去，边跑边说：“得快，得快！”我不由自主地也跟着跑了起来。

舱门外，昏暗的过道没有一个人。楼梯上镶的铜片在闪着黄色的光。向上看，一些人背着包袱、提着行李在准备下船，我好像也该下了。

可当我和大家一起走到甲板的踏板时，有人指着我喊：“这是谁家的孩子啊？”

“我不知道我是谁家的。”

人们摸摸我、拍拍我，弄得我茫然而不知所措。最后那

个白头发的水手跑了过来，把我抱起来边回答别人的话说：

“噢，他是从舱里跑出来的，从阿斯特拉罕来。”他把我抱回舱里，扔在行李上，吓唬着我：“再乱跑我要揍你了！”

我呆坐着。头顶上的脚步声和吵闹的说话声都安静了下来，轮船也不响了，也停止了打颤。舱里的窗户外挡着湿漉漉的墙，黑黑的，所有的行李好像都大了一半，挤得我喘不过气来。

难道我就这样被永远扔在了船上吗？

我去开舱门，铜门把手根本就扭不动。我抄起装着牛奶的瓶子，拼命地砸向门把手，瓶子碎了，牛奶顺着我的腿流进了靴子。我非常沮丧，躺在包袱上哭了起来。最后，我就那么含着泪水睡着了。

轮船的噗噗声和颤动把我吵醒了，舱里的窗户明晃晃的，就像是个小太阳。外祖母坐在我身边，紧锁着眉头梳着自己的长头发，还不停自言自语地念叨着。

她的头发特别多，密实地盖住了双肩、胸脯、膝盖，一直耷拉到地上。她一只手把头发从地上揽起来，费力地把显得很小的木梳梳进厚厚的头发里。她的嘴唇不自觉地歪着，黑眼睛愤怒地盯着前面的头发，她的脸在这么大堆的头发里显得很小，显得很可笑。

她今天很不高兴，不过在我问她头发为什么这么长时，她的语调依旧像昨天那样和蔼温和：“这好像是上帝给我的惩罚，是他在让我梳这些该死的头发！”

“年轻的时候，这是我炫耀的宝贝，可现在我讨厌它了！
睡吧，我的宝贝，天还早呢，太阳才刚刚出来！”

“我不睡了！”

“好，不睡就不睡了，”她答应了，编着辫子，看了一眼沙发上躺着的母亲，她躺在那儿，一动不动，像根木头。

“告诉我，昨天你怎么把牛奶瓶给打碎的？小点儿声！”

她的语气既和蔼又甜蜜，每个字都是那么富有耐心，我记住了每个字。

她笑的时候，黑色的眼珠亮亮的，闪出一种难以言表的愉快的光，她牙齿雪白，虽然有点黑，可依旧显得年轻。她脸上最让人失望的大概就是那个塌鼻梁的大鼻子、红鼻子头了。她有一个黑色的鼻烟壶，也总是穿黑色的衣服，可黑色的眼睛里流露出来的都是让人感到温暖的光明。她胖胖的，有点驼背，举止却灵巧得很，像只大猫。

她把我从黑暗中领进了光明，还为我周围的东西带来了耀眼的光环！她是我永远的朋友，是我最了解的人，我和她最知心！她用最无私的爱引导了我，让我在任何艰难困苦的环境中都绝不丧失生的勇气。

40年前的那些日子，轮船那样缓缓地前行着。我们坐了好几天才到涅日涅，我还能清晰地回忆起最初那美好的几天。

天空晴朗，我整天都会和外祖母在甲板上呆着。伏尔加河的水静静地流淌，秋高气爽，天空澄澈，两岸的秋色很浓，一片收获前的景象。